

台湾感性系列

浮世情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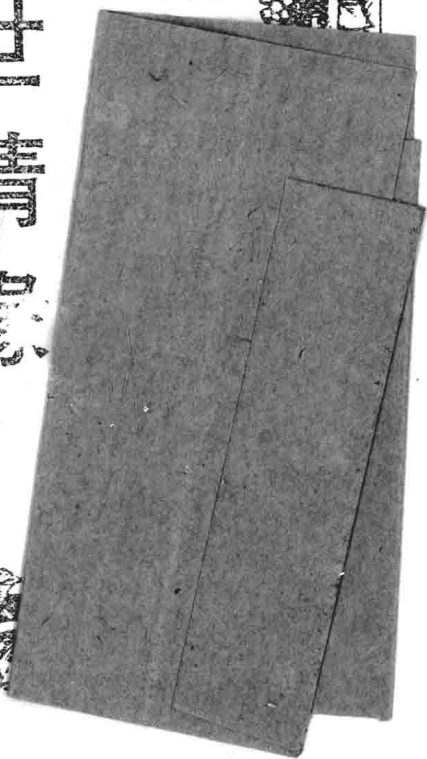
(台湾) 云 枫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云枫 著
感性系列

浮世情缘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感性系列
浮世情缘
云枫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1/32 5.75印张 116千字 1994年3月第1版

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20000 定价:8.50元

ISBN7—80505—957—8/I·847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寓哲理于言情的小说。精明干练的饭店经理胡翰明一心想在事业上有成，婚姻上美满幸福，但因贪欲太盛，见利忘义，见异思迁，理想和现实都超越了极限，结果事与愿违，终以名毁身亡而归其宿。白忆湘以其天真无邪对待爱情婚姻，却一再受心术不正的胡翰明的欺骗，爱情上屡遭挫折，长期陷入迷茫而不得其解，后被修行者官羲之指点迷津，终悟到生活的强者是战胜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人生真谛，这才如获重释，不仅平复了心灵上的创伤，而且洒脱起来。生活本是美好的；生活又充满着荆棘，苦辣酸甜五味俱全，但谁能公正地对待生活和他人，谁能勇敢地战胜自我，谁就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潇洒地走一回。

1

“什么？又要我作陪，我不去！”

“啪”地一声，白忆湘呕气地把电话挂断，不时用手捶桌垫，嘴巴咕哝不停。

“这胡翰明太霸道了，他以为我是那种‘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’的女人吗？每次都顺着他意，成了一种陋习，他倒视为当然。这回不把他气一气，他还以为自己是太上皇啊！”

白忆湘心里呕着、恼着，嘴巴翘了半天高。

起身正欲打开铁柜取资料，电话铃又赫然作响。她心不甘情不愿地接起来：

“我告诉你，本姑娘今天不舒服，不想陪你，可……”声势凌人的她，乍然嘎止：“哦，对不起，我搞错了，我以为……”

“哟，一接电话就来势汹汹，小姐，这样会把人吓跑的。”对方不以为忤地嘲笑她。

“实在抱歉，先生，我误以为是自己的朋友，你不要见怪！”白忆湘急急表示歉意。欲息事宁人。

“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！”

咦？对方竟然咬文嚼字起来，她觉得好笑，只不过是电话误会，就形容得如此严重，未免太夸大其词了吧！

不过终究是她的失言，她只好继续洗耳恭听。

“请问先生，您找谁？”

“找万老板，他在吗？”

“噢，很不巧，他去开会了，您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他吗？”

“哟，立即换上甜嗓子啦！”调侃的语气又从听筒中传出。

“这位先生，我已经向您道歉了，您还不放过我？”白忆湘有点不悦，这男人怎么这么无聊？

“好吧！言归正传，麻烦你转告万老板一声，今晚的聚会，别忘了时间。”

“请问您……”

“我叫官羲之，谢谢喽！”

对方说完要联络的事情，很干脆地言谢后就挂断电话。

白忆湘走到老板的办公桌旁，见其记事历上已记有晚上聚会一事，但因受电话之托，她仍尽职地在上面加注一笔。

官羲之，这名字还挺特殊的，跟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同名哩！从刚才的谈话中，她猜想这个人八成喜欢自成一格。白忆湘一边飞舞着手上的笔，一边多余的想着。

她回到座位，迅速地将这个月的财务报表写好，然后搁在一旁，拿起电话快速地按键。

“喂，请找常月娥……”

等待之际，她用姆指敲打着笔杆，眼睛盯着桌上一大堆出货单，不禁微皱眉头。

公司里管出货的美雯正好生产坐月子，她奉命代理其职务，虽然可获得多一点报酬，可是，没想到这是一项疲劳兼

炸的任务，成天出货、退货、订货忙得她晕头转向。

一听话筒发出回应声，她立刻接口：

“嫦娥啊，晚上有没有空，去看电影。”

“噢？胡翰明又不陪你了？”

“这回是我不想陪他。”

“怎么啦？你们两个又拌嘴了。”

“他老是要我陪他们吃饭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一群男人天花乱坠地说些无聊的事，然后又把我当话题，穷我开心，每次我都憋一肚子气离开。你说，那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好啦，小姐，你总是有发不完的牢骚，奉陪你就是了。”

“还是嫦娥好，知道我心情不愉快，从没有第二句话。”

“嘻，嫦娥，嫦娥，都被你叫软了，还会跟你一样硬脾气吗？”

的确，她的脾气实在不能和常月娥相比，她有自知之明；可是她到现在还是改不过来，是遗传吧，她把原因归咎于此。

嫦娥声音很柔，不是那种叫人发毛的嗲或娇，但长相却不是很显眼。身材矮短稍胖，圆圆的脸像一张肉饼，然而鼻子、眼睛和嘴巴搭配得十分匀称，看不出一丝尖锐的味道，平易近人。

她说嫦娥选对了行，不起眼的容貌，诚挚待人的心，必能轻易开发不少业绩。嫦娥经常在拉保险之余来看她，久而久之，她和嫦娥便成为闺中好友了。

通完电话，环顾自己所栖身的玻璃隔间的办公室，在这狭隘、局限的空间里挤着三张桌子、一张公文铁柜，显得呆

板无趣，朝气顿失。

从玻璃窗透视出去，她木然地看着一箱箱的电脑报表纸被打包。

她在一家生产电脑相关产品的公司上班，耳旁整天都响着装货、卸货地声音。

她在这儿上班，担任会计一职，实在情非得已。

若非她老爸和万伯伯的数年交情，要不是前年老爸竞选里长时，硬叫她辞掉贸易公司的工作，回家帮忙，然后又碰上万伯伯紧急缺人，她才不会坐在这里，她意兴阑珊地想着。

拿起适才写好的报表放在老板桌上，准备出门吃中饭。在这里，万伯伯很尊重她个人的作息，全权由她自己安排。

事实上，除了万伯伯，也没人管得着她。要不是父亲的执意，她才不会把自己受限于此地呢！基于此，万伯伯当然要对她礼遇些。

正欲将门上锁之时，电话铃声尖锐地响起来，她不得不推开门，跑去接听。

“怎么又是你，我说不去就不去。”白忆湘赌气地说。

“香香，不要这样，你存心让我下不了台。”电话另一端的胡翰明低声下气地求着。

香香，是胡翰明对她的昵称。白忆湘有着火辣辣的脾气，可是撒起娇来又挺窝心的，教人浑身都软绵绵的，真是令他又恨又爱。

“我不管，每回请朋友吃饭，就非要我参加不可，我最讨厌那种场合，你难道还感觉不出来吗？”她不喜欢自己像布娃

娃似的，任人摆布。

“我晓得，香香。可是你坐在我身边，会让我有荣誉感呢！拜托，你过来陪陪我，好不好？”

“你当我是炫耀的花瓶，还是乖巧的小草？”白忆湘听了颇不是滋味。

“别这样，香香，你明知道我没那想法。”嗅到翻脸的气氛，胡翰明的无名火也冒出来了。

“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嘛？”

“今晚陪我赴约，行不行？”他按捺住升高的火气。

闻到火药味逐渐浓烈，她不想再继续毫无结果的谈话，决定鸣兵休战，走为上策。

“对不起，没有这次，也没有下次了。”

她重重地挂下电话，气嘟嘟地关门离去。

万世扬走进松江路一条巷内茶艺坊，向官羲之打个招呼便往里面走去。

“嗨，万兄，恭候你半小时了，怎么现在才来？”齐立伦含笑地数落他。

万世扬带着歉容陪笑着：“今天去参加一个产品发表会，商讨的事情比较多，所以晚到了。”

“来了就好，坐下来再聊。”邵台新挪出一个位置，从茶桌下取出一罐花生倒了一些在小盘子里。

就在万世扬盘腿而坐时，官羲之端进两碟点心。

“来，吃吃看，我厨子做的‘素食珍饺’。”

三个人都叉起一块像饺又像球，秀气且袖珍的素饺放进口中咀嚼着。

“嗯，味道奇佳，口感十足。”万世扬首先赞不绝口。他经常在外头应酬。对于菜色及口味较有心得。

“告诉我们怎么做的，我好把秘诀带回去给太太学一学。”

“对不起，这是本店的专艺，是我厨子研究出来的，不能奉告。”官羲之笑嘻嘻地拒绝传授秘方。

“既然是贵店的专利，买回去煮总可以吧！”齐立伦笑睨着他。

“没问题，不过，煮时火候要恰到好处，才能口尝到又香又Q的美味。”

“那你教我们怎么煮不为过吧！”邵台新也凑趣道。

“可以，待会儿你们要走时，我再叫厨子出来告诉你们。”

官羲之为他们三人再次斟上茶。

“万大哥，你办公室的那位小姐是不是很凶，上次被她吓过一次。”

“怎么，你被她凶过？怎么把她说得像个母夜叉似的？”

官羲之于是把上次讲电话的事转述一番，万世扬听完后哈哈大笑。

“她是我的会计。”万世扬停了一下，喝一口茶：“这女孩性情是刚烈了点，但是精明能干，我这个公司还真少不了她呢，很多事她都替我打理好了。”

“看你捧自己公司的小姐捧得像明星似的，你可转行去当经纪人了。”邵台新笑着揶揄着。

“要不是因为她父亲的关系，她才不会屈就在我的公司里。她一直静极思动，是我请她父亲好说歹说的才没让她跑掉。”

“所以，她在你那儿是大材小用喽！”官羲之形容道。

“我看啊，是小材大用，干嘛把女人捧得那么高？”齐立伦不以为然地说。

顿时，官羲之等三人阿然而笑。

“改天把她介绍给我们认识，看她到底是何等人物？”官羲之感兴趣起来。

“好！那天有机会再说吧！”万世扬见邵、齐二人不是很感兴趣便转变了话题：“好了，回归我们聚会的主题，羲之，这个月来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，说来听听。”

他们四人每个月定期聚会一次。万世扬等三人都是做生意的大忙人，周遭忙碌的事物总让他们在熙攘的社会里，觉得心性变得十分低俗。自从认识官羲之后，四人便约定每月固定在他所开的这家茶艺馆相聚，畅谈彼此生活的体验。

尽管官羲之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，但其他三人并未倚老卖老，他们只问谁的学问好，谁的经验丰富，甚至谁的理念能够说服他们，那么，谁就是老师，就是导引者。

“前一阵子有一位常客，连续来几次眉头都深锁着，经我一探问，原来他为了高中的儿子想买一部摩托车而与儿子发生冲突；他认为骑摩托车太危险了，因为他时常看到街上机动车蛇行，惊心动魄的，什么时候发生意外都抓不准。所以他认为每天用汽车载儿子上学比较好，虽然辛苦，但看到小

孩安抵校门，心里也踏实许多。”

“年轻人怎么能体会老爸的苦心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万世扬轻笑着。

“从此父子二人对峙了将近一个礼拜，谁也不让步，造成了僵局，形同陌路。”官羲之继续说。

“他问我怎么办？我告诉他，‘启心动性’。他又问我何意？”官羲之不疾不徐地缓缓道来：“我就回答他：‘只要人已经兴起心中的欲望而触动了意念，经沟通、思考后，还是依然坚持自我的意志，那不如就尊重他个人的意愿。毕竟小孩已那么大了，要他去展现自己，保卫自己，继而肯定自己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是一种值得深思的教育。不管小孩的想法是对是错，不如以快乐的心去面对他所向往的事，不如从中去开启他的智慧，让他自己去分析错对，继而成长、了悟。’那个做父亲的听完我的一番话后，茅塞顿开，再三称谢。过了数日再来，已有笑容了。”

万世扬三人异口同声笑道：“做父亲挺难的！”

官羲之灿笑着：“你们那一个不是为人父的？”

三人摸头嘿嘿作笑。

“不妨说说你们为人父的心得，纾解心郁，对生活和工作不无助益。”

他们三人本来只准备当听众，经他一牵引，就像滔滔江河一泻千里，欲罢不能。

“我那个在波士顿的女儿，以前只身求学在外，已经教我和她老妈日夜担忧。现在学位拿到了，居然不想回来，情愿

在那儿工作。气得我们无语问苍天，养大女儿，翅膀一飞，就不归根。早知道如此，当初何必生呢？”万世扬无奈地抱怨着。

官羲之听了摇摇手：“当初生小孩，是你一心所企盼的，那时你一定不会去冀望她以后怎么样。既然你有能力供她出国念书，那就是你心甘情愿为子女奉献的一种情分，又何必要求她回报你什么？再者，乌鸦反哺的时代已因国家社会变迁有所迭异，还不如敞开心胸，顺其自然，让子女心中有你，偶尔还会回来探望；否则，强她所难造成心结，不是两边都痛苦？”

“说得也是。万兄，读书、工作都还在其次，最大的问题是不嫁才头痛，我家三个女的，老二、老三都嫁走了，就只剩那老大，不管我怎么急，她依然我行我素，她不知是不想嫁，还是没人要，又不跟我谈。要不是她母亲临终时再三托嘱我，一定要完成她们的婚嫁，我还真不想管哩！算一算，我那大女儿都已年近四十了，我看注定要老姑独处喽！”邵台新感叹着。

“听来似烦，其实不烦。”官羲之又有一番见解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儿女自有其福泽，何况她已成人，如果逼她勉强嫁人，未必是福。现在她是独身，却未必孤独，只要她懂得调适之道，旁人又何需将庸人烦恼加诸在她身上呢？纵然你是她父亲，此时也应以朋友之道待她，取得她的信赖，而非用父亲的权威压制她。倘若缘分到了，你想留都未必留得住哩！”

一说完，其余的人皆相顾而笑。

“你们两家都是女儿的事，我却为儿子头痛。算了，算了，不要提，一说我就火冒三丈，家丑不可外扬。”

“说来听听又何妨？虽然不能担劳，但让大家为你解忧，降降你的火气不是更好。以前你们不曾谈及自家的事，今天趁此发抒一下无伤大雅。”官羲之欲消齐之伦心中一把火。

“是啊！像我刚才把心中的话都说不出来，现在心情就好多了。”邵台新鼓励着齐之伦。

“我那儿子刚当完兵，可是，结交了几位酒肉朋友，三天两头就聚在一起吃吃喝喝。那几个朋友动不动就伸手向我儿子借钱，儿子手头不方便，就把箭头转向我，一求情，我又不忍心拒绝。可是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有借无还，永远没完没了。我一正色向儿子说教，他就顶嘴，还威胁着要搬出去。家里就这么一个男孩，他老妈怎舍得他走，硬是要我伸出援手。但是，这样下去，我山穷水尽倒无所谓，他一事无成才是糟糕。”齐之伦把儿子老是“慷老爸之慨”的作风一一道出。

“这样怎么行，你老婆太纵容他了嘛！”万世扬为他抱不平。

“不要再提供金钱供他挥霍，这样会害了他。觥筹交错中，最会将酒气、财气误认为义气。所谓‘臭气相投，志同道合’。不管好坏，气质相似者最容易接近，但即使狎习纵乐也必须有所节制。若他真的离家外居，那不正好给他一个独自反省的机会吗？有吃亏，有失败。人的心智才能成长。你削减他的财源，挫击他的锐气，让他从不知天高地厚的顶端中回归于凡尘俗世，说不定他将来会感激你呢！”官羲之很冷静

地为齐之伦分析着。

“对嘛！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听羲之的话没错。所以，老齐啊，和你儿子聊聊看，若谈不拢，就由他去吧！那不是放纵，是要他自食其果。”邵台新也附和道。

“你们说得有理，我试试看，就怕他母亲又从中作梗。”

“我只是就事论事，抽丝剥茧，将你们的症结找出来罢了；至于最后的决定，我不能代劳。主权还是掌控在你们手上。”官羲之微笑地解析。

“羲之，你是不是悟透太多，所以到现在仍独善其身。”邵台新有感而发。

“我是悟了很多，但不代表悟透所有的事物。当一切都悟透、超越时，就是六根清净之人了，我还未臻入那境界，俗缘未了，一切从善而流。在我的生活禅中，只问悟于心，发乎情，这样的人生才有趣；识其趣，则无虚无空，有味也。”

“毕竟你比我们的领略深刻多了。”齐之伦也颇有同感地附议着。

“老子有一句话：‘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’不仅能够了解别人，更能认识自己的一切，这种人自然明心见性，不但毋庸受制于人，还能提携别人一把，可以算是高修为者了。”

“听来你似乎要朝这方向迈进？”万世扬问道。

“随善随缘吧！”官羲之神秘地一笑。

“来，喝茶。”

“今天茶香四溢，光闻一闻就够了。”邵台新端起杯子往鼻子凑。

“难得一次聚会，当然泡好茶招待，岂能怠慢！”

“讲到喝茶，这开门七件事的最后一件就是喝茶，从古至今，都一直盛行着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民间的风俗习惯，相亲成婚嫁聚日，女子奉茶，还有红色哩！所以有句俗话‘一家女不呷二家茶’。官羲之一边吹茶一边继续说下去：“相传郑板桥到一寺庙，因为穿着较土，为知客僧所轻视，只要他‘坐’，吩咐沙弥来‘茶’。等到一交谈，方知其内涵，便改容相向，加上敬语：‘请坐、泡茶’。最后问其姓名，得知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，更前居后恭，改成‘请上坐，泡好茶’。临去之际，知客僧请其留题，郑板桥就以‘坐、请坐、请上坐’，‘茶、泡茶、泡好茶’。为对联，挥笔题赠。”

官羲之叙毕这则轶事，三人不禁会心一笑。

“想不到僧人也如此势利眼。”齐之伦似乎也忘却了心中烦忧。

座中四人就在笑语盈盈，且嗅且饮，茶香溢散的情趣里，恣意畅谈，潜移默化彼此的思想观念。

胡翰明服务的饭店如火如荼地展开“烹饪教室”的招生报名工作。

这是第二梯次开班，由于将结束的第一梯次课程，教学反映良好，所以决定延伸授课范围。

过去的烹饪补习班，除了有志从事厨艺工作者外，报名

的绝大多数为女性，现在由饭店来主办这项烹饪教学，学员除了习得烹饪技术外，上完烹饪课后还可享受一顿丰富佳肴，在“寓教于乐”之下，参加的人十分踊跃，男性学员也有增加的趋势。

而饭店本身举办烹饪班的目的，则在于解决高级餐厅中午时段过于冷清的问题，除了便宜的商业套餐外，“连吃带学，把饭店手艺带回家”的号召，也多辟了不少客源。

胡翰明自鸣得意地看着门庭若市的报名者，要不是他向主管建议试办这方法，饭店此时此刻那会有这种盛况。而且主厨一向只能待在厨房，现在也因应教学，亲自出马展现手艺，除了提升其荣誉感外，更使菜肴富于变化。

“经理，有人找你。”

有个新来的服务生在这时打断他的思潮，他收起了职业性的微笑转向服务生。

“谁找？”

“那位年轻的小姐。”服务生指指走在他斜后方的白忆湘。

胡翰明的眼睛登时一亮，他没想到她会跑来找他。自从那日她甩了他电话后，他就没再烦过她。有时他觉得她趾高气扬的，存心损伤他的男性尊严，令他很不是滋味。

他趋前迎上去：“嗨，怎么想到要来？”

“到衡阳路去办事情，顺道过来看你呀！”白忆湘娇笑着。

“忠孝西路这儿做捷运，灰尘和人潮一堆，好久没到这里，有些不习惯了。”

“谁教你几次都拒绝和我吃饭，当然会变得陌生喽！”